

1938.7.

十日刊

五卅

第七期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舉起民族革命的火炬

——紀念一九三八的五卅——

「五卅」，這個使我們想起就感到羞辱和悲憤的日子又到來了。十三年來，我們一年一度地用集會，用遊行，有時候甚至於只能用沈默來紀念這個屈辱的日子，但在今天，我們已經承繼着「五卅」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光榮的傳統，重又結成了堅強的民族統一戰線，開始用血來洗去這個日子所帶來的恥辱了。

所以，在今天，「五卅」，這屈辱的但是悲壯的日期雖然還深深地刻在每個中國人痛苦的回憶上面，而我們所有的已經不止是羞辱，是悲憤了，我們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神聖的抗戰中來紀念「五卅」，我們更有的是戰鬪的熱情，是抗戰到底的決心，和對於最後勝利的自信。

和五月中其他的國恥紀念日一樣，「五卅」也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十三年前的今天，上海各校學生為着反對日本內外棉紗廠槍殺我國工人顧正紅，為着援助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被捕的同學和工友，全體出發到公共租界舉行擴大宣傳。下午三時，因為反對捕房濫捕學生，有少數學生和千餘市民會集在南京路老關捕房的門口，要求釋放被捕同胞，不料英捕頭愛伏生竟突然命令通班巡捕無警告地向徒手羣衆開槍，幾十個無辜的市民慘遭斃命。這就是「五卅」慘案的開端。

帝國主義者想以屠殺來維持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和剝削，得到的往往是相反的結果。每個不願被奴役，被屠殺的中國人，從六月一日起，就用全民羣的總罷工，來回答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屠殺。上海公共租界的商店全體罷市，全市學生罷課、電車、電燈、運輸、紗廠等業的工人全體罷工，接着從租界華捕和英日輪船上的海員，一直到外人住宅的西崽和傭婦也都相率罷工。這樣地，全民族各階層堅強的團結與齊一的步伐，掀起了空前的反帝國主義的高潮。

這個高潮迅速地從上海擴大開去，六月十日，漢口碼頭工人罷工，幾千市民和英日海軍陸戰隊流血衝突，廣東沙面與香港同時罷工，全體華人退出沙面（這次的有名的名罷工，竟支持到了一九二六年，使英艦與手槍成了廢物）。六月廿三日下午三時，滬和

民衆決議規定六月二十五日為全國總示威日，是日當地十萬人以上的大示威。這種普遍及於全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形成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光榮的傳統。

「五卅」及其以後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代的輝煌的史跡，是由當時全國各階層的雄大的反帝統一戰線所造成的。全國各階層的統一戰線，這是「五卅」最寶貴的收穫。譬如當時在上海，就由馬路商界聯合會，總工會，全國學生總會和上海學生聯合會，職工組織工商學聯合會。至於大革命時代的以國共兩黨的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更是盡人皆知，無須辭費的了。不幸的是，接着到來的是全國各階層反帝統一戰線的分裂，不僅使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務沒有完成，而且還招致了十年來劇烈的內戰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得寸進尺的進攻，從一九二八年以來十年之關，單在五月卅，日本帝國主義竟使我們加上了「五三」（濟南慘案）「五五」（上海協定）「五二九」（何梅協定）「五卅一」（塘沽協定）等幾個恥辱的日子。這些血的經驗和教訓，是今天來紀念「五卅」的我們所應由深深地反省的。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時代全中國各階層的聯合力量，曾使帝國主義者大大地顛抖過來，在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威勢面前，最大的殖民帝國英帝國主義者甚至不得不自動放棄其在漢口九江的租界。當時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勢力，確乎發生了根本的動搖。是全中國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分裂，才使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勢力轉於鞏固，使中華民族解放的偉業功敗垂成，才使民族的危機日益加深，也才使領土主權的完整不斷地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破壞，一直到今天。今天，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的骨與最野蠻的武裝侵略已經開始了將近一年了，我們又有若干的土地，若干的中心城市被佔領，若干的男女同胞被屠殺和好淫，但是作為這一切暴行的堅決的回答，我們又承繼着「五卅」及一九二七年光榮的傳統，從新結成全國各階層各黨派的統一戰線，以全民族的力量高高地舉起民族革命的火炬了。假若在十三年前，我們能有全民族的動員，搖撼了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統治，那末在今天，我們有的是更堅強的團結，更堅強的團結，和十年來慘痛的經驗，我們定能使以國共兩黨的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趨趨於鞏固與擴大，堅持抗戰到底，直到取得最後勝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周作人與鹿地亘

齊同

近來一提起「周作人事件」便會有人聯想到鹿地亘了；接也發生了將這兩個人比較一下的——一個是同情日本的中國人；一個是同情中國的日本人；一物感念一來，褒貶便失去平實關於這。我以為深深考慮不是必要的；——這兩個人根本就不能相提並論。

把兩人一同視為國家的叛徒，自然不過道着了表面；強迫地令他們都負着一樣的正義感也是無此必要的。因為這兩個本是絕對不同的人物。

鹿地亘是一個國際主義者，近年來他忍受着監獄和逃亡的生活，就是為了張開胸懷迎接着世界的人衆。他是有羣衆的，不僅是在中國，而是在世界。他同情中國不是因為日本政府拋棄了他，而是為了替這在侵略者的炮火圍籠中的中國大衆作正義的吶喊——假若不是在中國，在西班牙也一樣，在阿比西尼亞也一樣，甚至回到日本的反戰大衆之羣裏也一樣。

所以，鹿地亘是國際間的人物，他沒有國家，凡是生張正義的地方都是他的國家。

周作人是一個個人主義者。近年來他更加用自己造成的圍牆把自己圍了起來，他與大衆隔絕了。失去了羣衆而陷於孤獨的結果，使他只好眷戀着舒適的生活

，養成了惰性；他忘懷了國家，忘懷了世界，他的世界就是「苦雨齋」或「苦茶庵」，此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冷淡的。他既然失掉了羣衆，也就湮沒了同情心。他所眷戀的只是「京兆」；日本人來了也好，英國人來了也好……他只要他的「京兆」。

所以假若你罵他是漢奸，實在是是你自己的錯誤；他頂多也不過向你一個微笑，笑你不能明瞭他的心境。在他的心裏，無所謂漢奸，無所謂不漢奸，所要的只是此生不娶「京兆」，好好地活着——甚至也要「死便死在那裏」的。

對於這樣不同的兩個人物還能加以比較嗎？一個是到處都能找到他的國家，只要那個地方有正義；一個是拚命地黏附在一塊土地上，直到走進棺材！

他們的行動裏面是含有着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因此，人們的過分的熱望或失望都是多餘的。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六。

東洋史上的「百年戰爭」

毓

(一)

台兒莊的勝利戰報在四月七日傳到，徐州的撤退消息在五月十九日送來，注目津浦戰事的民衆，無論對前者或後者，都成了紛紛議論的資料，表示他們對國事的一喜或一憂，這現象自然未可厚非，可是進一步說，也有可斟酌之處。

「唯能開勝而不驕，始能遇挫而不頹，務當兢兢業業，再接再厲，縱戰局之久遠上着眼，堅毅沉着，竭盡責任，忍勞耐苦，奮鬥到底，以完成抗戰之使命。」當全國各地紛紛慶祝台兒莊勝利時候，蔣委員長在漢口用這樣懇切的語句通電全國。一週以來，隴海東段的戰事十分緊張，全國上下軍民，請再認識這電文的意義。

我們應該知道：四十天前台兒莊的勝利，並沒有結束津浦線的攻守戰；四十天後徐州的撤退，也一樣的沒有結束津浦線的爭奪戰；請不必談什麼高深的軍事理論，只消將每日報載的簡單電訊對照着一本詳細的地圖看，就可以一目了然。而且，在長期抗戰的目標下，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法，這已經是中國今日每一個國民的常識所可以回答的問題。

這四十幾天之中，以津浦為中心的戰事，展開於蘇魯豫皖的鄰近區域，當然勝負互見；這其間，中國最高統帥軍事負責人與國際權威與論所重的最後的觀點怎樣呢，請再注意下面：

一、中央社訊，四月三十日 蔣委員長兩各省黨部云：「本黨各地方之黨委黨員，奉行主義，許身黨國，處此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冒險犯難，應以犧牲為天下倡，務當格外奮發，勇往無前，一切動員抗敵事宜，必須與當地官民通力合作，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名位得失，絕非所計……但求有傳於殺敵，無惜執鞭以相從……我各地父老士紳，或為鄉邦與望所歸，或為才智優長之傑，務各乘時崛起，當仁不讓，號召鄉里子弟，嚴密組織，本軍法之部勒，為抗戰之協助……吾國有史以來，每當異族侵凌之會，特多慷慨忠勇之賢，有明一代，倭患披猖，不滅今日，其時我蘇魯浙閩各地豪傑，糾集民力，自動殺敵，保鄉著績者不可勝數，緬懷當時之危難，尚想前賢之節慨，我各地之父老士紳，救國自救，雪恥復仇，當必有投袂而起，赴義爭先者矣。」

二、中央社五月二十五日漢口電，陳誠部長講述半週來戰況概要，謂：「我軍在徐州一帶，與敵作戰以來，已逾四個月，卒將敵短時期內攻略徐州之企圖打破，現我軍已達到戰略上消耗戰之目的，徐州一地，再無死守之價值，乃令徐州部隊，於十九日撤退，各部隊奉令後，於當晚開始行動，廿一日均安全到達指定地點，準備今後之作戰。」

三、中央社五月十日倫敦路透電，蔣委員長對泰晤士報駐漢記者發表談話，謂：「關於中日戰事前途，不願加以預測……中日間當不至長期戰爭，且較過去尤為激烈……目前戰事情形，足使華方具有謹慎的樂觀態度……日方軍心日益渙散……」

四、同上路透電泰晤士報社評，稱：「日方現在華中華北顯已遭遇最嚴重之困難，目前中日戰事形勢，可比之於十四十五世紀中百年戰爭，英法對軍在法境內對抗時情形；當時英方因武器優越，軍紀森嚴，指揮有方，故能於長期內確保優越地位，迭獲大勝。唯法軍人數衆多，全國人民戰鬪情緒復日益高漲，致英方之勝利，未能予法方以致命的打擊。後法方作戰經驗日益豐富，卒能將法軍驅逐出境，僅加來一處，為英軍所擊滅而已云云。」

從上面的文字里，我們可以知道：

一、中國需要廣泛的支持抗戰的力量，而這力量，需要廣大的民衆努力發揮。

二、徐州的堅守或放棄，僅係長期抗戰中的一種戰略作用。

三、將來的戰事更為激烈，然而敵方的軍心日益渙散，所以，樂觀的條件在中國方面。

四、若以西方中古史中的英法百年戰爭為例，則在戰事過程中的被侵略者被迫害者，不見得便是最後的失敗者——但，被侵略者被迫害者須有不斷的支持長期抗戰的精神與組織。

以上這些觀點，出之於中國軍政首長的，全國軍民現在除了無條件的信仰遵從外，無須多所論及；至於代表英倫意見泰晤士報社評的好意，我們要在這裏略略提到。

(二)

歐洲中古英法百年戰爭的起因經過，翻翻書本，那輪廓是這樣的——這一戰爭的起迄年代是由一三三七到一四五三。嚴格說來，時間還不了一百年，原因是英王愛德華第三和法王腓力爭法國的王位和領土。

戰場始終在法國，而且法國損失的地方很多。幾次大戰，因為英國兵士的武器較優於法國兵士武器的原故，所以都是英軍得勝——那時候英軍已有弓箭和火藥武器，而法國只有騎兵。

戰事的時間長久了，法國民衆受苦太多了；於是愛國情緒也隨而增長，自動組織武力報效國家者所在都有。鼎鼎有名的約安達克女傑之解奧爾良之圍，便是這類武力的代表作。

英國的農民，因戰事的負擔太苦，而這戰事又不能迅予結束，於是暴動起來。

英國的國會，因長期勞師遠征無功，到得最後，戰費的籌措，一年比一年不熱心。後方既不支持，前線只好退却，到一四五三年，戰事便戛然而止。除加來一個海口外，法國的領土主權獨立，完整保全。

這一戰，勝者敗者都受到好處，就是：雙方的封建制度及其積習因戰事而摧毀不少，而現代國家的雛型，於以萌芽。

(三)

中日戰事真是英法百年戰爭的銅鑄所重鑄的麼，不唯時間空間不是，便是兩國內在的條件所造成的戰爭原因，也還相差很遠。其間類似之點，只中國有了廣土衆民而又是被侵略者被迫害者；因此，我們應該利用這同樣的條件達到保衛國土的目的——我們應該學習中古的法國民衆。而學習的重要所在，尤其是那支持長期抗戰的精神與組織。能戰這樣，戰爭的結論，當然也就可能類似中古的法國。

然而我們還有問題。

中日的戰事是否可以綿延到一百年呢？從現代的交通武器以及彼此的國際環境看去，這都大異於五六百年前的英法兩國；所以，這戰事絕不會綿延這麼長久。但，中國革命的要求，對內在剷滅封建的殘餘勢力，對外在動手清算四十年來日本帝國主義所給予的壓迫，這樣艱難偉大的工作，也決不會在一年兩年之內完成。我們先應有準備百年戰爭的決心，然後才可以不必百年時間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時期需要多久？回答這一問題的參考資料，我們大家有勇氣去讀一讀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史和二十世紀的俄國革命史，便可以得到一些！

對日戰事發動以來的十個月中，我們所有的進步以及敵方所呈現的缺點是什麼，時論中多有道及，茲不再贅。關於戰事的民衆，與其對每一個戰區，每一次戰爭作支離滅裂的推談，不如學一學十五世紀法蘭西的國民用那一種有效的行動與方法解除國難。能這樣，我們自己前途的命運如何，自己也就可以清清楚楚的回答了。

(四)

五月十一日，漢口大公報曾以同樣題材寫作社評，說道：「一百年，很長了，但以民族生命論，則百年也不過一霎。我們假若不還樁覺悟與準備，那麼，就要坐看我們國土被敵人統制，資源被敵人佔有，我們人民就要永遠做奴隸，我們婦女就要永遠任敵人之凌污。所以憑百年之犧牲，而換得中國民族永遠之自由幸福，這犧牲可謂極小，而代價可謂極大。」又說：「中國一定要做到有源源不斷的新軍隊之成立與擴大，一定要達到軍需品自足，一定要將廣大人民都組織起來，使之生產與戰鬪。總之，一切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設施，都要適應於新百年戰爭之根本建設上去！」

該報十四日「敵人的色厲內荏」社評里又這樣寫道：「我們要認清敵人是日本軍閥和依附日本軍閥的無恥官僚，而受軍閥壓迫，被官僚欺騙的日本民衆，原則上將來都可做我們的朋友。我們要認明兩個分際，藉着與日閥的奮鬥，喚起日本民衆的覺悟。我們要認清，這一戰是東亞民族的神聖戰爭，這一戰的結果，一定要確定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並使日本民衆得到解放。這個神聖戰爭，實際上才剛剛開頭，我們要堅苦卓絕的打下去。倫敦泰晤士報把中日戰事比做英法的百年戰爭，我們真應該有這種覺悟！」

這兩段文章，無論向政府或向民衆而發的話都寫得十分嚴肅悲苦，但也十分雄壯有志氣。今後全國上下一心的刻苦工作應該是將長期抗戰的各方條件，不斷的努力充實與完成，以接受東洋史中「百年戰爭」一幕幕到來的悲喜劇情，直到這一章歷史寫完的一天！

求學與服務

丹 蕾

在廿五日的中央社電訊上有一道教育部的通令，中間有最切合於今日教育的「積弊」的幾段，真算是一針見血，茲摘錄於下：

「在國家興學之本旨，在教育人材服務社會……乃今日各級學校，多以培育人材與服務社會為先後之聯繫，而非並行之事業，或竟以前者本務，而後者為分外，流風所至，積弊漸深……學校僅成爲個人升進之階梯，不復爲社會革新之先導，此習不除，則千萬師生，多將永昧於人生之目的，無裨於社會之進步……學術程度之提高，不在醉心歐化，高談學理，而在洞悉國情，切合實際，學校師生深入民間，則社會受學校之益而除舊布新，同時學校亦受社會之益……際此寇深禍亟，應使求學服務相得益彰，豈可徘徊瞻顧，自誤誤國！……」

本來學校就是社會，社會就是學校；然而，我國學校，偏偏與社會遠離！學校所學，並非社會所用，假若出學校後當一位「人誤誤人」的教員，尙且合用，若是改作其他社會事業，則須「前」功盡棄，另外學習不可。這是歷來畢業生的痛楚，也是教育上的一大問題！要不然，就造就出一些「醉心歐化，高談學理」的四體不明，五谷不分的高等流氓，這，怎得不說是「自誤誤國」！

尤其是在貴州，若干學校當局，或則認學生從事社會活動爲不法，或則用盡種種方法去妨礙和陷害，明拉暗擋，無所不用其極！有誰想想「寇深禍亟」，有誰知道「求學服務」會「相得益彰」！

我們誠懇的向「千萬師生」們問問，你們是否甘心「永昧於人生之目的」？同時，我們也大聲的向那些校門外攔校門里拉的先生們警告一句：學校不是「個人升進的階梯」，應當是「社會革新之先導」！否則他就是「自誤誤國」的罪魁禍首。

提出漢字改革的問題來

唯文

漢字改革，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在目前，這個問題，需要着，迫切的需要着一個合理的答案。我不是一個專門研究語文學的人，對於這個問題，不彀提出什麼具體的方案，只能提出這個「問題」來，誠懇的請求語文學者和留心這個問題的人們多多賜教。

現在中國的字——方塊漢字，只是少數人的東西，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便被摒棄在漢字的圈子外。用這最大多數的人作根據，說現在的中國簡直沒有文字，也未嘗不可。

這種現象的造成，固然可以推到教育不普及的原因上去；但是，漢字的難學，確要算是最基本的原因。比如，寫這篇文章的我和看這篇文章的人，試想，我們今天能認識這些字，寫這些字，耗費了好多時間呢？——至少總是十年。但是還不敢自信便能充分的認識漢字，充分的應用漢字。把文盲的衆多，推到教育不普及的原因上去，而忽略了漢字難認的基本原因，那麼就努力普及教育，把這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都請來寒窗十年唧唧呻吟；不惟是事實上沒有可能，就算可能，僅僅識得字又有什麼用？文字只是一種工具，「修得廟來鬼已老」，學會了工具，還要有時間去應用哩。

假如文盲就讓他們永遠盲下去，那便沒有什麼話可說；若是要掃除文盲的話，首先就要改革漢字。

一件事固然不能以難易來估定牠的價值。天文學難，微積分也難，決不能因為難便把天文學和微積分廢置。但是，請注意，天文學和微積分之所以難，具有非如此難不可的必要。漢字呢，其所以難，是由於它的造成和發展走上錯誤的路，和一般骸骨迷戀考墨守成法的固執。

有人說得好（齊鐵恨國語羅馬字引言——商榜出版）：中國文字「不由象物（即象形）象事（指事）進而走象聲（即拼音）的順路，乃被鬼擋牆，盤旋不進，牽強形聲，妄為拚合，竟弄得形既不象，聲也不諧，夾七雜八，不三不四；至所謂比『比類合韻以見指焉』的會意辦法，捕影捉風，胡拉亂扯，那更無聊已極，幼稚可笑了。造字之法，既已鑄成大錯，至於轉注假借的用字方法，所謂『建類一首』和『依聲托事』也者，也不過是走入牛角胡同以後的撞牆辦法罷了。」

漢字原來是這麼一種東西。

假如願意永遠在滑牛角胡同裏面瞎撞，願意停滯在野蠻民族的單音語系的階段，那便沒有什麼話可說；若是要使中國文字走上伴着社會進化而前進的康莊坦途，首先就要改革漢字。

許多人都喜歡學古人，甚至於有人「非先王之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服不敢服」。但是，奇怪得很，惟有文字改革一事，却不照着古人做去。古人是很大膽的來改革文字的。

蝌蚪文變彎曲曲，不便書寫，於是便改爲大篆；到了李斯趙高胡毋敬諸人又來「或頤省改」，於是便改爲小篆；後來「官獄職務繁」，爲要「以趣約易」，於是便改爲「隸書」；其後又由急就的隸書而至現在的楷書，當中不知道經過了許多的改革。

文字是代表語言的，重聲不重形，古人還沒有忘記這點，同音（甚或雙聲疊韻旁轉對轉）的字，便隨便寫來。這種隨便寫，現在叫爲別字。古人是常常寫別字的。「倘伴」二字寫作「徜徉」「尙伴」「常羊」或是「尙羊」都可以，「彷彿」二字，也可以隨便

怎樣展開後方的工作

潭影

自八月十三我們神聖的抗戰發動以來，已經有十個月了，在這僅僅的十個月中，我們得到的教訓的確很多，在這些事實里，我們知道敵人的弱點，更知道我們取得最後勝利應走的路徑，我們知道這偉大民族解放的戰爭，不是單純的軍事方面的責任，我們知道只有號召廣大的民衆，使四萬萬五千萬人都參加抗戰，才能有最後勝利的把握，這是事實的教訓，這是英勇抗戰的同胞們血肉換來的經驗，凡是中華

民族的兒女都不應該忽視自己的責任，尤其是知識同胞們，便負着領導抗戰的責任。

前方將士浴血苦戰，是我們在後方的人們所想像不到的堅苦，假使我們不努力建設後方工作，就是自己放棄偉大的責任，而且影響了前方的戰爭，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當我們來做後方的工作，必得問一問：

這地方救亡工作發動了沒有？

這種救亡工作做得不不？

用什麼方法把救亡工作展開？

經驗告訴我們，敵人的炮火雖毀了我們許多人工的建設，但也促

成我們堅固的精神的長城，在最後方的每一個角落裏都有了熱烈的救亡工作的表現，這一點當然會使我們最後的勝利信心更加強，使前方的兄弟們更英勇的同敵人拚，他們知道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爲抗戰努力，他們能不更猛勇的撲向敵人？

各地方都在做救亡工作，這的確是值得欣喜的，但這種工作做得不不呢？爲着我們持久的抗戰，爲着我們最後最偉大的勝利，我們不能有更大的企求和希望，我們不有更深懇和廣大的盼切，我們不但要喚醒民衆，同時場能幫助民衆去自動的做救亡工作，不但能使民

寫成「呀緊」「彷彿」「方物」或「放物」，近人吳擘老先生竟至於說「中華民國第一總統叫孫文」寫做「衆話命銀低伊柯縱通交巽問」也可懂得。

教育部公布簡體字的訓令上說：「我國文字，向苦繁雜，數千年來，由圖形文字，遞改篆隸艸書，以迄今之正體字，率皆由繁複而簡單，由詭譎而平易，演變之迹，歷歷可稽。」又說：「近年以來，政府與社會，雖渴望普及義務教育及民衆教育，其效果仍未大著，其中原因固多，而字體繁複，亦爲重大原因之一。」

漢字既是如此其繁複，古人也常常去改變牠，使切於用；爲什麼現在不學古人，把鑽在牛角胡同裏去了的漢字來改革一番呢？

目前我國第一，而且是唯一的要務是對日抗戰。這一個戰爭，是全面全民的戰爭，是持久的戰爭。蔣委員長說過：要「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能發「澈底認識抗戰到底的意義」，才能做到「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孫中先生更明白的訓示國人，要達到革命的目的，「必須喚起民衆」。要如何才能發「喚起民衆」呢？要如何才能發使南北老幼的人都能「澈底認識抗戰到底的意義」呢？重要的方法有兩個：宣傳和教育。

在宣傳的方法中，文字是重要的工具，在教育的方法中，識字更是重要的課程。抗戰開始以來，大家都在努力宣傳，報紙，雜誌，標語，傳單，做得轟轟烈烈；但是這種宣傳的效力，却只及於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文盲以外的百分之二十的少數識字者。大多數的文盲，看到一張標語，分不出是否萬金油的廣告，接到一本小冊子，和基督教的「到天國去」或是「約翰福音」沒有什麼不同。對於這些目不識丁的人要怎麼辦呢？民衆學校辦起來了，請他們大家來讀書，

兩個月畢業。兩個月當中，除了星期放假，可以上課五十天，每天認得十個字，畢業之後，認得五百個字，才有所謂「基本漢字一千個」的一半，不發用便不能用，更不去用，於是一年半就交還先生，效果等於零。（固然教育不止於識字，但識字總在教育的一部分）

至於有人說這個問題，「在這全面抗戰的今日，實在是不急之務，不值一顧的問題」。又竟至於有人說「在抗戰百忙之中，居然會有餘暇來談這個問題，這是不能想像的」（這幾句話見本省報紙，日子記不清了）這種見解太錯誤了。惟其是在抗戰的今日，更應該談到漢字改革的問題，不惟談，而且還要實地去做。因爲牠是增加抗戰力量的一種工具，是目前當急之務。

改革漢字，有好幾種主張，有的是政府訂定的辦法，有的是一種社會的運動，各執其是，引起了不小的糾紛，但是認爲漢字繁雜而必須改革，這一個信念却是共同的。

這些改革的主張，大別之有兩種：

一種，是主張保存漢字而加以改良。漢字的缺點在不能自鳴和形體繁複。對於不能自鳴的這個缺點，用注音符號來補救，注音符號是政府公布的，並通令全國一致推行，前年教育部又公布了注音符號印刷體式，所有印刷用鉛字模，字旁一律加注音符號。這個辦法，是想使漢字得注音符號的幫助由不能自鳴的變爲能發自鳴，以減少讀字的困難。對於字體繁複這個缺點，用簡體字來補救，前年教育部曾經公布過第一批簡體字，並且訂定了推行辦法，凡是小學，短期小學和民衆學校課本及民衆讀物都要採用簡體字，不用的不予審定。同時社會上也有了手頭字的運動，民間更自然的並非法令強迫的廣泛採用。

衆了解我們的仇敵，更要他們知道更難去打倒，但是，現在就正有一些民衆，敵愾心就非常薄弱，更不難說如何打倒敵人這我可以拿出一個明顯的例子：

不久以前沙駝劇社第二次在貴陽公演。我也去看了，我看的是，（1）烙痕，（2）二升米，（3）九一八以來，在這三幕劇中，以二升米演的最好，不過我要看觀衆的情緒，却比要看演藝更熱心，每一個緊張的情節，我總轉過頭問後面看，可是觀衆的情緒不能同台上情緒合調，還並不能說演員的技藝不壞，我實在看見幾位從江浙來的胞

流淚了，但貴陽的民衆却相反，他們居然大笑起來，先我以為台上的演員是他們熟，我再仔細一看又不對了，因爲笑得非常普遍，在這裏我證明了他們的敵愾心理太差，（但這個情形我相信宣傳的力量是可以改變的），當台上日本兵行凶下面觀衆笑的時候，我找到旁邊一個高中學生，同他談了這樣的話：

你們這裏的人民對於話劇的了解程度比較差一點（我只好說話劇），我們在外面就不同了，當演到日本人出場的時候，下面人大罵起來了，假使演到我們把日本人打死了，極下面人就拍掌狂呼起來，有一次

演「放下你的鞭子」，當賣唱的老頭子打他買來的女兒，底下傷兵跳上去，拿刀就砍老頭子，那真太緊張了，底下的人民情感完全被台上人操縱了」。

「是了，我們這裏是復差呢，」我知道他是沙駝社的人。

「不，有這種公演就難得了，以後還希望你們努力，多給人民以教育，他們會進步的，在宣傳的各種工具中，戲劇是最有力，最能普遍」。

從這一件事中，我知道後方的人民需要宣傳的地方很多，我認爲救亡工作的責任，每一個有血性有

另一種主張是廢棄漢字而代以拼音文字。這種主張又有兩派，一派是國語羅馬字，一派是拉丁化新文字。國語羅馬字是政府公布的，根據統一的標準音（國語）用羅馬字寫出來，因四聲的不同而改變拼音的方法。拉丁化新文字是一個社會的運動，根據各地方言用拉丁寫出來，沒有四聲的不同。兩者都主張把方块漢字完全拋棄，使全體人民只要能說話的都可以識字，都可以寫字，把中國文字從衍形的單音語系的錯誤道路上轉到衍聲的拼音文字的康莊坦途上來。雖然在主張上有國語和方言，保存四聲和廢棄四聲的不同，但在改革漢字非採用拼音文字不可的這一點上，却是共同承認的。

這許多的主張；我們都應該從語文發展的理論上加以探討，更應該從大眾應用的實踐上來加以批判。究竟：

注音符號是否真能使不能自鳴的漢字變為能發自鳴？

注音符號推行了好幾年，無庸諱言的說還沒有成績，是推行不力呢，抑或是注音符號的本身還有問題？

統一國語是不是能以法令的強迫就可以一蹴而就？

統一國語是不是需要方言土語的交溶才能成功？而方言土語的交溶是不是需要把牠們書面化了才能接觸溝通以加速其交溶的過程？

國語羅馬字分辨四聲，是不是能發使一般勞苦的文盲容易學得會？

國語羅馬字分辨四聲，是不是必要廢棄了四聲是不是可以用複音字使表達的意思不會受影響？

簡體字和手頭字是不是會因為政府命令暫緩施行（教育部公布後行政院又通令暫緩施行）便禁止得住牠們在社會上的流行？

拉丁化新文字採用方言是不是真的會分裂語言，破壞統一？

方言的存在是一個鐵的事實。縱令不採用拉丁化新文字，便可以抹殺這個事實？

拉丁化新文字主張批判地採用方言，使之交溶溝通以促成真正的統一語，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應該？

國家的統一，是不是完完全全靠語文的統一？世界上有沒有多種語文而統一的國家？

正體字，簡體字，手頭字，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的新文字在實驗上就其學習的難易說，孰優孰劣？就其表達的完善說，孰優孰劣？

還有，國內少數沒有文字的民族，如我們貴州的苗族，廣西的僮族，雲南的夷族，四川的羅衆，要提高他們的文化，讓他們自己的語言用拼音文字來書面化呢？抑或叫他們改用標準的國語呢？

這些問題，就如前面說的，是很重大的問題，迫切的需要着合理的答案。加上目前抗戰的需要，這個問題應該快快的產生出來，這篇文章的寫出，只不過提出了這個「問題」，拋磚引玉，誠懇的請求語言學者和留心這個問題的人們，多多賜教！

最後還有一點意見補充，我以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應該持嚴正的態度和客觀的眼光，因為，必須這樣，才能發探究出真理來。假如僅憑自己的成見，意氣用事，不據事實，那麼，這個問題，便不會得到合理的解決。

不久以前，這裏有人反對拉丁化新文字，說新文字並不容易學，舉日本文為例：他有一個朋友，學了一年，連簡單的句都不會造，日本文和拉丁化新文字可不可以看做一樣？中國人學日本文和學拉丁化其難易是否相同？這位朋友是否一條笨漢或白癡？用偶照的事來說明常然的事，是研究上的失態。

又有人反對拉丁化新文字，舉恐怕反動分子和漢奸借此為通訊工具便難於檢查為理由。這更是無理取鬧，假如反動分子和漢奸用漢字或英文法文為通訊工具，也要反對漢字或英文法文嗎？要是連用公開的非祕密的拉丁化新文字來通訊都難於檢查，那麼，檢查的機構和檢查人員未免太幼稚低能了。

總之，對於一個問題的研究，要持嚴正客觀的態度。而且漢字改革是一個社會運動，社會的改變進展，誰也不能阻止的。國語羅馬字運動的健將黎錦熙先生曾說：「世間一切都是善變的，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尤其善變，你不要他變，他也變。」對於這個語文的改變，縱令有人要去「蹈東海而死」，也制止他，阻止不住他的發展的。

知識的人都應該負起來，不應該專等做救亡工作的那一部分人去做，因為一部分人的精力有限，所做的事當然也有限，我們需要民衆的力量是無限的，我認爲一個人民對於敵人了解，就減少我們一分抗戰力量，那麼我們用什麼方法把後方的救亡工作展開呢？我認爲是這樣：

(1) 話劇普遍的公演：最好能不賣票，劇本必得選有宣傳性的，不但在城市公演，最好能到鄉下公演，化裝要簡單，因為到鄉下化裝複雜就麻煩。

(2) 街頭劇：這是宣傳最有事

又得力，尤其一班知識差的民衆中最容易生效，演的方式又簡單，在任何人多地方都可以演，到鄉下演也最適宜。

(3) 跟話劇走的宣傳隊：平時我們的宣傳隊差不多都是憑空演說，但我們可以組織一隊人跟着演話劇的人走，切實的向人民宣傳，這種方法得益極大。

(4) 文字宣傳：要通俗，要淺顯，最好能同本地人民生活情形配合起來，這樣才能深入，才能收效。

其他要做的的事情很多，這不過是最緊要的事情，但還要注意的，

就是不但訓練人民，幫助人民，還要信任人民，讓人民自動的去做救亡工作，只有這種方法才能普遍，才能有廣大的人民加到民族解放的戰線，才能必然獲得最後的勝利，如果仍是少數人去做，大部分人對於救亡工作仍是不聞不問，這的確是危險的一環，我們看一看敵人凶殘的面象，聽一聽敵人炮彈炸裂的聲音，我們還不趕緊展開，我們各種抗戰工作，趕走這撕碎人類和平的強盜嗎？

書	報
介	紹

介紹「國際新聞讀法」 文超

現在每一件國際間的動靜，差不多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和我們抗戰的前途相關聯的，所以我們對於國際新聞，應該經常地去注意它。但是我國報紙上的國際新聞，我們往往無法辨別它的真偽；因為我國自己沒有一個能發供給國際新聞的通訊社，所以各種國際電訊，完全是由各國的通訊社發出來的。什麼路透社啊，哈瓦斯電啊，海通電啊，（以前叫海洋社）塔斯電啊，同盟電啊，（同盟社的電訊，現在我國報上不發表了。）五花八門，非常之多。而這些電訊上的消息和言論，又都是代表着各該國政府的立場的。譬如路透社是代表英國，哈瓦斯社是代表法國的，海通社是代表德國的，塔斯社是代表蘇聯的，同盟社是代表日本的。因為他們立場的各不相同，所以我們必須認識清楚之後，才能得到比較正確的國際新聞。

現在我介紹的這本「國際新聞讀法」，就是說明這些事情的，只要把這本書看過之後，對於國際新聞

的辨別，一定有很多的幫助。

本書共分七節。第一節是引語。第二節是國際新聞通訊社概況，這一節裏對於各國通訊社的歷史，組織情形以及發電區域等，都有很簡單明瞭的說明。第三節是各國通訊社在華供給新聞的情形，這一節對於各國的通訊：在我國怎樣發生和發電方式等，也說得很詳細。第四節是中國報紙中的國際新聞，這一節裏有許多情形，因為抗戰爆發後的變動，所以已經不大符合了；譬如書中所說的大公報現在已經不在上海天津出版，而已搬到漢口香港兩地發行，中央日報則已由南京搬到長沙……但是關於各報採用國際新聞的情形，現在有一部份也是需要了它解。第五節是國際新聞的政治背景，這一節裏對於各通訊社的政治背景以及新聞鬭爭的故事等，說明甚詳，引用了許多實例來證明。第六節是以國際新聞求得國際知識，這一節裏就是指示我們怎樣從不同的國際新聞中去求得正確的消息。第七節是尾言。

本書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定價二角五分，生活書店出版。

「解鈴與繫鈴」

文耕

一件新聞傳過了又鎮，金六爺被兩個警兵抓去了。有許多人是往城裏去的，賣吃糕的老吳還說那兩個警兵是縣政府的，他親眼看見左臂上有又又縣政府字樣。

又鎮沒有報紙，大小新聞都全靠人們的嘴來播送。金六爺被抓的新聞，不到兩頓飯時間，又鎮的老少都知道而且在談論了。

這事最關心的，自然要算金六爺的哥哥和他的兒子，他們伯侄焦急得什麼似的，往區公所，往楊三太爺的公館裏連跑了三趟。他們好像坐在鼓裏，連金六爺什麼時候出街的也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被抓，為什麼要被抓……他們弄不清楚！

其實，又鎮也沒有多少人能弄清楚。大家只是用勁地談着，猜着。有的說金六爺近來氣色不大好，難怪要被抓；有的說金六爺近來太太貌了，一做了農民自衛大隊長之

後，走在路上就耀武揚威地，什麼人也看不上眼！還有的說，要是金六爺肯先拿點錢向又又部的委員活動，他一定不會被抓的。……人越聚越多，話也越談越起勁，也越沒頭緒。

只有袁六公，他却是明瞭這回事的底細的。但是，他只站住聽，沒有說話。聽完了一個人說完之後，搖搖頭，笑了笑，又把煙管含在嘴裏，濃濃的白煙又飛散在人頭上。

二月的風吹在又鎮的街上，金六爺家近街的花園裏，放出來的柳樹搖擺着，像是在搖頭歎息一樣。

× × ×

金六爺的兒子金少白趕到城中去打聽他父親的消息，一去三天才回來，又鎮的人心似乎是動搖了，新聞伴隨着謠言掛在每一個人的嘴上。

金少白到了又鎮時，已是黃昏時分，小孩們的風箏已在婷婷地落下地來。蜂擁在鎮頭腦的袁六公那一羣望着金少白懶懶地走過來，大家便放出一個詢問的眼光。

「怎麼樣？哼！」袁六公的第一個開話。

「不知道」。金少白沉重地回答。「聽說還上了腳鍊呢」。

啊！大概犯的罪重大了！唉！自作自受！……袁六公一邊說，一邊走，口裏吐出濃濃的白煙。

「自作自受？」金少白想。沒有說話。

大家似乎失望似的各自走回家去，金少白也才地走進他伯父家的朝門。

伯父正躺在煙榻上吃煙，一邊還看着昨天的報紙。金少白喊了伯父，他才爬坐起來，帶上眼睛，慢慢地說：「呵！少白！是你？你——你父親怎——怎樣了？……」

「不知道，不准會面。」沉重的聲音。

「那——那轉來做什麼？」少白的伯母關切地說。

「不回來，在城裏也焦人。聽說還上腳鍊呢！想是案情重大了？」少白氣吞吞地說。「伯父！我看——」

「看什麼？」

「我看還是去央求袁六公，剛才我來過着他，我說會不着父親，他便傲然地說『自作自受』！哼一聲鼻音就走開了。看樣子他似乎有什麼把握似的。」少白談得口水往外冒，非常吃力的樣子。

「呃！那老頭子鬼計多端，這事還許他從中也曾搗鬼？是的，明天，明天我去試試看。」

× × ×

袁六公的客房裏坐着少白和他的伯父，袁六公懶懶地從房間裏走出來，口裏含着旱烟袋。

客房的窗子關閉着，棹椅上蓋着一層灰沙。袁六公用嘴吹開了椅上的灰塵，才慢慢地坐下。

「今天到府上來——」少白的伯父看着袁六公的臉說。「是為舍弟的事，希望鼎力維持……」

袁六公的臉變得冷冷的，用七分鼻音三分口音說：「啊！要我維持？為什麼不早些日子？呃！要是肯令我知道，你那令弟那裏會被人陷害呢？呃！我問你們：關於這事的原委你們知道不？」

「不知道。」少白說。「家嚴在外做什麼事情，照例不給家裏人知道的，連區長和楊三太太都不知道。」

「那末，難怪你們要來找我了！」嘴邊掠過一個傲慢的微笑。「告訴你們：令尊做事太熱心，他受

出征 金斯

出征：
爲了活命，
爲了四萬萬顆期待着自由的心！
更爲了全人類生活的安甯！
時候已不能使我們再留停——
我們要爭回「自由」與「平等」！
侵略者燬滅了世界的和平，

戰神已舉起了屠殺的利刃，
——要危害中華的生命。
這些，全是爲了達到他們的：
強佔——侵吞！

却不惜犧牲：
軍隊——人民！
× × ×

如今：
我們已不能再忍，

× 委員之命組織農民自衛大隊，召集鎮上的年壯青年來操練，他受榮任大隊長，（是那麼耀武揚威地！）後來漸漸與×委員意見不合，衝突幾次，×委員就約同幾個紳士呈文政府，說令弟「圖謀不軌，擅自組織農民」，自然，政府爲安定後方計，不得不拿令弟監禁了。其實，令弟含冤負屈，有誰知道？除了我。呃！這……」

「原來如此！」少白的伯父恍然大悟地說。「那還希費心維持！」

袁六公又燃上了一袋旱煙，左手摸着鬍子說：「可以，可以，你們只要依我的辦法，用一點錢，請一回客就有辦法！呃！要請你……」

「你說的用錢是——」

妥協，投降——決不能，
爲了和平，先得戰爭——
燬滅盡敵人的無恥與荒淫，
挽救這些弱小的生命！
更得將他們趕出中國，
收復失去的土地
東北四省；
豐富的寶藏——煤礦森林！

× × ×
出征：
爲了生存，
爲了真正的和平：
更爲了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
斬斷「懷念」，
振着起精神，
更得拋棄父，母，妻，子們——
拿起自衛的利刃：
衝進帝國主義的陣營！

——四，一，於貫中。

「自然是×委員！」
「誰能和他接近呢？我覺得他老是那麼一本正經的樣子！」
「就在我身上！」袁六公笑了。「什麼正經？唔！錢還是錢，錢，第三個還是錢？」
「那末，什麼時候呢？多少錢？」

不多，五十塊殼囉，明天請客，請地方人士出名具保，包你順利成功呢！……」
「那還得重重酬謝六公！」少白說着，站起車來。
「點錢，那裏，那裏！」大家都是一地方人！呃……」

× × ×
(未完)

本期要目

- 江橫：舉起民族革命的火炬
- 齊同：周作人與鹿地亘
- 毓祥：東洋史上的百年戰爭
- 丹蕾：求學與服務
- 唯文：提出漢字改革的問題來
- 譚彰：怎樣開展後方的工作
- 文超：介紹國際新聞讀法
- 文耕：解鈴與繫鈴
- 金斯：出征(詩)

編輯行 十日旬刊社

總經售 生活書店

通訊處 貴陽南華路一六四號

印刷者 貴陽美豐印刷廠

定價

零售	每期	三分
定價	全年	一元
	半年	五角
郵費	全年	三角六分
	半年	一角八分
	每期	一分

生活書店

最近運到新書

- 叛逆者之歌 普式庚等著 五分
- 告青年 克魯泡特金著 八分
- 救亡的理論與實踐 蔡植生著 二分
- 中日戰爭中的女間諜 楊寶琛編譯 三角八分
- 民族抗戰與婦女任務 彭慧著 一角六分
- 現代青年的職業問題 駱耕漢著 三角三分
- 抗戰與軍隊政治工作 李富春等著 四角四分
- 中國抗戰與國際關係 蘇聯列明著 一角六分
- 中國前線與後顧 金仲華等著 二角七分

中華南路一六四號

十日旬刊